

傳統相聲匯集
(6)



传统相声汇集

第 六 集

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1980·12

目 录

单 口

- 点瘡子·拔牙.....张寿臣述 (1)
- 庸 医.....张寿臣述 (8)
- 皮匠招亲.....欧少久述 (13)
- 学 徒.....刘宝瑞整理 (22)
- 纪晓岚.....刘宝瑞述 殷文硕整理 (28)
- 借火儿.....郭全宝整理 (33)
- 抡弦子.....郭全宝述 (36)
- 劝 架.....郭全宝述 (42)
- 开殃榜.....谭伯如述 (46)
- 火龙丹.....王宝童录音稿 (54)
- 百兽图.....高笑临 吴 棣整理 (66)
- 大师兄闹衙.....项 樵改编 (71)
- 测 字 (西二).....张春奎述 (83)
- 宋金刚押宝 (八大棍儿).....张春奎述 (89)
- 康熙私访月明楼 (八大棍儿).....张春奎述 (140)

对 口

- 怯相面.....焦德海 刘德智 (164)
- 巧对春联.....焦德海 刘德智 (170)
- 卖春联.....张寿臣 陶相如 (174)

对 诗	孙少臣 张春奎录音稿(181)
当行论	郭全宝述(196)
哭当票	郭全宝述(205)
骗剃头挑	郭全宝述(216)
道法无边	赵松林述(221)
江河湖海	赵福生述(228)
一肚子《三国》	田立禾 任鸣启述(235)
揭 瓦	赵佩如述(240)
醋点灯	高德明述(250)
猜 字	侯宝林整理(266)
六个月	张杰尧 侯宝林录音稿(275)
空城计	侯宝林整理(293)
串 调	侯宝林 郭启儒录音稿(304)
忘词儿	郭全宝述(315)
群英会	刘文亨 班德贵录音稿(322)
学越剧	刘文亨 刘文珍录音稿(331)
文昭关	彭国良述(348)
汾河湾	冀世伟述(354)

(88) 五 童 春 社 · · · · · 群 活 · · · · · (二四) 全 展

敬财神	郭荣起述 倪钟之整理(369)
训 徒	张权衡述(383)
穷富论	陈涌泉述(393)

(101) 笑 话 · · · · · 郭 荣 起 述 · · · · · 倪 钟 之 整 理
 (101) 笑 话 · · · · · 郭 荣 起 述 · · · · · 倪 钟 之 整 理
 (101) 笑 话 · · · · · 郭 荣 起 述 · · · · · 倪 钟 之 整 理

点痞子·拔牙

张寿臣 述

有一行生意对于人民有害处，就在这儿，您往南一踮跹就有。干嘛的呀？点痞子的。他们跟相面的是一行，不相面了就点痞子。桌儿上头哇搁着小匣子，上头搁俩瓶儿，这儿呀挂着一张画儿；这张画儿上画着俩大脑袋，脑袋上啊净是黑点儿，一个黑点儿底下写几个字，单有几个红点儿，红点儿底下也写字；一个黑点儿呀代表一个痞子，红点儿哪，代表好痞子。人没有脸上没有黑点儿的，打这儿一过他就叫：

“老弟，老弟！你往前点儿，我跟你 说两 句话。”

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，跟他一对脸儿，他眼睛快：

“你这个痞子可不好哇，一辈子老有亏空，你挣多少钱也不够花的，全是这个痞子的坏处。你瞧，我这儿写着哪，这个痞子长这儿是不是破财？给你小镜子，你照一照。”

这位把小镜子接过来啦。

“你看长这地方跟画儿上这地方一样不一样？一辈子老亏空，存不下攒不下，老有亏空等着你！你怎么样哪？拿药把它点下去；我这儿有药，点脸上又不疼又不痒，它

自己就掉啦！花钱不多——一分钱，打这儿往后净走好运，点不点在你。”

这位一想，破财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花一分钱点了去，便宜，买块糖不还得二分哪吗？

“好吧，你给点去吧！”

“哎！”

他开小瓶儿啊，里头的药哇雪白，拿小铜杓儿一舀那白药膏儿，这手拿一支红骨头签儿。药膏是什么？我告诉您哪，他这种药膏儿杂货铺卖，叫“大白”呀，又叫“白土子”，一分钱买这么一大块，合上凉水搁他那瓶儿里头，一分钱能买八瓶儿，八瓶儿才合一分钱的本身儿。拿这骨头签儿一挑：

“你这个瘡子也不好，这个瘡子犯口舌！”

他一说呀就点上啦，一碰就一个白点儿呀。

“这个瘡子有是非；这个瘡子以后有牢狱之灾；这个瘡子克妻，你要八个也到不了头儿；这个瘡子克父；这个瘡子克母；哎，你看这个瘡子了没有？这个瘡子你给我现大洋一百万我也不给你点，因为什么？我不缺那个德！你这个瘡子，往后发财、走运、娶妻生子、有好儿子好子孙，全在这个瘡子上哪！你看这儿写着哪：大富大贵，富贵寿考。”

得有一个好的，有这么个好的这位好爱听。要没这个好的，这位就甭儿啦：

“怎么，我这一脸没有好地方儿吗？”

“这个瘡子克长子，这个瘡子克少女……”

反正啊他慢慢儿找，是黑点儿他全给点上，最末没地

方儿点啦，才把这个破财的给点上。一分钱一个呀，你数去吧，一个、俩、仨……一数数儿哇九十八个，一分钱一个，一块钱找你二分，把钱先把过来，找你二分。

“你绕弯儿去吧，哪儿玩去都成，半拉钟头回来，回来我给你换药，换药可就不花钱啦！”

“哎！”

钱也花啦，顶着一脸白米饭，蹓达半拉多钟头回来啦：

“先生，这时候儿成不成？”

“成啦，成啦，我给你点！”

这回呀又打开一瓶儿，这个瓶儿跟那个瓶儿一样，可药不一样，药哇发点儿粉红色儿，这是什么药哪？这是烧酒合石灰呀里头加镪水，往脸上点这个啦。扒拉下一个白点儿呀，往上点这个，那位说：“不对，要是烧酒、石灰合镪水，他打底根儿就点这个不得了吗？那白土子不发生作用啊，何必点两回呀？”这个算盘您没打过来，不点那个不成，那个不疼又不痒，他要一伸手就点镪水和石灰呀，九十八个呀他点不上，一过仨这儿就受不了啦。您瞧扒拉一个点一个，点到五六个那儿，头一二三个就变色啦，肉色儿呀四外发红，紧跟着就发紫，您再瞧这个人，五官挪位！这儿刚点六七个。

“嗨，哎呀，先生，你这药劲儿怎么这么大呀？”

“不要紧，忍一会儿，说话就好。”

他是这么想的，你就不点啦，钱你拿不回去啦，九毛八归他啦。这位咬着牙全点上啦。

“明天哪，别洗脸，后天就好啦！”

回家吧。明天别洗脸哪？俩礼拜也洗不了脸！怎么？它愣往下烧哇，烧肉哇！过俩礼拜——半个多月这才掉渣。再拿镜子一照，瘡子没啦；瘡子没啦，可一脸麻子！

还有一行啊比点瘡子还厉害，诸位可千万别上他的当。什么哪？拔牙的。牙要有病怎么样哪？上专门牙科，或是上医院，保险，多花少花没关系，有好处，没坏处，该拔的拔，不该拔的不拔，让南市摆摊儿的牙医给拔呀，可有性命之忧！您听他说的可了不得！嗨！在南市一摆摊儿，搁一洋面口袋儿，上头这么一大堆牙，这堆牙少说有八亿九千万个，“这人好不能耐呀，他要没能耐能拔这么些牙吗？”您哪儿知道哇，那不全是人牙，有狗牙。您听他说话可了不得，他到过二十国，科学家都不如他，他是老科学家，天花乱坠！

来一位，捂着腮帮子，脸也肿啦，找他摘牙来啦，一边捂着——

“哎，先生，您给瞧瞧吧，喝水也不成啊，凉的不成，出入气都疼！”

“张嘴，张嘴！”他把铁棍塞到嘴里，一扒拉，“哪个疼啊？”

“嗨，哎呀，你这么一撬弄都疼啦！啊，就这个。”

“嗯，哎呀，坏啦！”

“你这病啊没在牙根儿上，在牙筋上——神经上哪！这里头发了炎啦，要不摘下来，在里头它烂哪！这一烂，神经系统全传染，这一烂，你这一口牙靠不住。栽不住是小事，牙床子烂啦，腮帮子烂一个大窟窿！喝水流水，吃饭流饭，你就残废啦！我这儿给你摘了哇最省事。”

“哎呀！先生，搞，疼不疼啊，”

“你放心，我这儿搞牙不脚（觉）疼！”

您听这话缺大德啦，他搞牙不“脚”疼，谁搞牙也不脚疼啊！牙是牙，脚是脚，搞牙脚当然是不疼，搞牙碍不着脚哇。

“不脚（觉）疼啊，你放心吧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来吧！”

“多少钱哪！”

“两块钱一个，官价！”

“两块钱不行，我刚打医院来，医院也两块钱，我没有那么些钱，我这儿还有四毛，您受点儿累给摘下来得啦。”

“四毛不成啊，净手术费就一块呀！”

麻烦半天，一块二。两块钱拿出来给他。

“您这不是有两块钱？你说瞎话！”

“我还没吃饭哪，得留八毛钱饭钱哪！”

“好，找你八毛！”

找八毛，那一块二收下啦。收了之后哇，打他口袋里拿出一把老虎钳子——这么憨的钉子一夹就折的那个。拿老虎头钳子一举：

“张嘴！”

吓的这位：

“哎呀！喏，我瞧见就哆嗦！这哪成啊，我拿舌头一碰就疼，你拿这钳子我受得了？！你给上药哇，不上药一块二你……”

“你说的对呀，我也知道上药好，这不够药钱哪，这种药现在是进口货呀，药得多少钱哪！你再拿两块！”

“我没有那么些钱哪！”

麻烦半天，八毛钱又给他啦，这不是倒楣吗？还合两块钱哪！

两块钱花啦，这个主意呀比老虎钳子还缺德，打口袋里拿出一根儿弦来——二弦。把这根儿弦 哪拴一个 套儿——越抻越紧的套儿。

“张嘴！”

把弦套在牙根儿上啦，他拿着这头儿。这位算走不了啦。

“哎，你把我拴这儿啦？”

“给你摘牙嘛！”

他把这头儿拴桌腿儿上啦。这位两块钱花啦，拴在那儿啦，走也走不了，站也站不起来，蹲也蹲不下，腮帮子离地半尺多高。

“先生，把我拴这儿怎么回事呀？得多咱掉？”

“你等着，我给你上药哇！”

打口袋里拿出一个瓶儿来，把盖儿拿了去，他往桌子上磕，磕这么一个小坟头儿似的。这药什么颜色儿？漆黑。这是什么药哇？就是年下放那个二踢脚哇、麻雷子、爆竹里的炸药。他年下买来不放、搁着，他作这个生意。把这瓶儿带起来啦。

“就离这么远，啊，别近了，近了可受不了，药力太大，一会儿就掉。”

“得多咱掉？”

“用不了五分钟就掉！”

这阵儿钱也到他手里啦，这位拴着也跑不了啦，药也嗑上啦，他可自由啦；把烟卷儿点上这么一抽。

“哎，先生，你不管我，你那儿抽烟怎么回事呀？我这牙儿疼……”

“等着，还没到五分钟哪，到时候就掉啦，你只管放心，绝不让你‘脚’疼。”

他抽了几口，一弹这烟卷儿灰，弹完灰往下一搭拉手，拿烟卷头儿碰这炸药：“轰！”

这位：

“哎，甭，哎呀！”

这阵儿嘴里不觉疼啦，因为什么？疼木啦！捂着腮帮子一瞧，牙在弦上拴着哪。

“嘿，先生，你这主意可真缺德呀！我要知道你用这种手术，我还在医院摘哪！我这两块钱花的多堵心哪！”

走啦。

这位走啦，没有半个钟头又回来啦，脸都青啦，捂着脸：

“先生，不行，咱俩找地方说理去！疼的牙动没，你把好牙给我摘下来啦！”

庸 医

张寿臣 述

原先旧社会呀，嗨，有些位大夫先生就知道要钱！任嘛学问也没有，托人情来个执照儿，来病人之后任嘛也没诊出来就给人家下断语。这儿诊着脉，“哎呀，你心里不舒坦。”这不废话吗！他舒坦找你干嘛呀！

有这么一种医生，又赚钱又不负责任。

病人哪眼看不行啦，来了大夫哇一诊脉，要死！不能开方子，一开方子回头活不了，怕负责任哪，不开方子白来一趟，这位大夫又拿钱哪又不负责任。

这儿诊着脉。

“哎哟，先生，您瞧我怎么样？”

“不要紧，你没什么病。”

“别人都不给开方子啦！”

“别人他诊不出你的病，我告诉你呀，你真正的病没有，你这肚子里头药吃杂啦，我呀，给你下这付药先别治你这病，先开开你的胃，吃点儿东西，明天哪就比今天强，再吃几剂药就能下地啦，过不去三剂药我保你好，你只管放心，死了我给抵偿！”

嗨！这病人一听，痛快！

“噢，谢谢先生，这才是神医哪，给先生倒茶！”

倒茶，这儿开方子，脉钱也拿走啦。临走本家儿往外送，送到门口儿要上车啦：

“这病人赶快给预备呀，现在都见了绝脉啦！依我看——也许我看不到，可以请别的先生再给看，——依我看得预备啦，省得临时抓瞎！刚才我开那药哇。没有什么别的，就是几样鲜货，吃不吃都可以。”

“谢谢您哪！”

钱拿走啦还得道谢！因为什么呢？“省得临时抓瞎”呀！

有这么一号砸锅匠的大夫，他一诊脉——这病人原就害怕，好几个先生不给开方子啦，才找的这位。一诊脉：

“哎呀！”

这个人一哆嗦！

“啊啊啊，怎么样您哪？”

“不行啦！”

“啊——”

他还没撒手哪病人就咽气啦！这算谁的？算作吓死的，算人家病死的？这种事也有。

我有个街坊——逢这个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。您瞧这位先生砸多大的锅！这还是我们院儿里一档子真事，就出在解放前的前两年。

我们院儿里这家儿呀三口人儿，三十多岁的哥哥呀，三十来岁的嫂子，二十二、三岁的妹妹——没出阁的姑娘。哥哥在银行里写字，小职员。住两间房儿，里外间儿，哥哥和嫂子在里头屋哇，妹妹在外间屋搭铺，一早儿哥哥上班儿哪，还得拆铺做饭。这些日子嫂子坐月子，养

活了个小孩儿，小姑子伺候月子。半个来月嫂子下地啦，嫂子才下地，妹妹受感冒，病啦！哥哥疼妹妹，说这个：

“外头屋不能睡呀，病人，发冷发烧，开门关门多大风啊，你跟你嫂子炕上睡，晚上我外屋搭铺。”

昨儿晚上妹妹折腾了一宿，哥哥临走的时候儿说：

“请先生瞧瞧吧！”

他上班儿没功夫，托街坊老太太把大夫给请来啦。这位先生派头儿可不小，提了大皮包，戴这么个大光儿的墨镜，一进门儿瞧屋里没有男人——男人上班儿啦，就这俩女的，地下站着一位呀，炕上躺着一位。病人盖着被卧，旁边儿呀拿被子裹着小孩儿，拿小被卧盖着，先生倒楣就倒楣这孩子身上啦！一进门儿瞧了瞧这孩子。

“小孩儿多少日子啦？”

地下这位老太太答碴儿啦：

“十八天啦！”

倒楣呀！十八天，你倒问问是谁的呀！没问。挨炕这儿有凳子，就坐那儿啦。把皮包搁桌儿上。这位太太在炕头儿上搁个枕头，把她妹妹的手搁到枕头上。诊脉吧，这儿一诊脉，还理胡子哪！

“不要紧。”

什么也没诊出来，他给人开方子啦，开完方子拿脉钱，他走啦！这姐儿俩是文盲，不认字。没人抓药去，嫂子在月子里不能出去，妹妹病着不能出去，等哥哥下班儿。

顶六点多钟，哥哥下班儿啦，太太这儿催：

“抓药去吧！”

“先生哪？”

“先生走啦。抓药去！”

把药方儿拿过来啦，这位大爷一看哪，差点儿把鼻子气歪喽！先不用说药哇，先说头里那脉案，写着：“产后失调，淤血不净”。人家是姑娘，他告诉人家产后失调，淤血不净。气的大哥不敢骂街，一骂街，回头妹妹一问怎么回事，非说不成，一说得把妹妹气死。这位太太还直催：

“快抓药去！”

“哎，抓去。”

出来，没法儿抓呀！花钱多少不提，这药不治她那病啊！在街上转了半天怎么回去呀？买点儿黄花儿、冰糖渣儿，一进门儿就说：“那屋大妈说呀先不用吃药，吃错了倒麻烦啦，说她没什么病，受点儿感冒，用黄花儿、冰糖渣儿呀熬点儿水，搬搬汗，好了就好了，不好上医院……我给熬。”

黄花儿、冰糖渣儿熬了一大碗，让妹妹喝，妹妹喝完了，盖俩被卧，又压上一件儿大衣，俩多钟头出了一身汗，妹妹好啦！

要吃他的药不就坏了吗！

正巧啦这天是星期日，大爷不上班儿，大爷说：

“咱们教训教训这先生！”

太太说：“别价！”

“别价可不行！”让他妹妹：“你上大妈那屋呆会儿去，不叫你别出来。”又告诉太太：“昨天谁请的大夫，还托谁把大夫请来。请来呀，我躺在炕上盖上被卧，让他

给我诊诊脉，把脑袋盖上，千万别掀被卧，他问怎么的，就提我冷，昨天吃一副药见点儿轻，求您再瞧瞧。”

妹妹出去啦，把先生也请来啦。这先生进来一瞧，还是那个人，炕上还是小孩儿。

“天冷，他不让掀开。”

“那不要紧，吃药怎么样？”

“见轻。”

“行。”

坐在那儿，皮包放下啦，这位太太搁个枕头，把大爷手拉出来往那儿一搁。他第二个倒楣哪，倒楣这儿啦：大爷在银行里写字，没作过累活儿，这手伸出来细皮白肉儿。细皮白肉儿吧，男的女的摸不出来吗？这儿诊着脉，还理胡子。

“好，略见好转，往下打一打，淤血还是不净。”

这位大爷听到这儿，从被窝里里蹦出来，叭！给先生一个大嘴巴！这先生一躲没躲利落，把鼻子给打破啦！

“哎，你怎么打人哪？！”

大爷说：

“打一打嘛，淤血不净啊！”

皮匠招亲

欧少久 述

很早以前我们那个地方，有个财主姓钱，叫钱大头。他有一个儿子，叫钱贵。钱大头听说北京招贤纳士并举行科考，心里想：我家虽说有钱，但没有权势，不如让我儿子钱贵乘皇帝开科选才的机会，到北京投考。在本地向县衙行点贿赂买个功名，进趟京。到了京城，我儿子考不中也没关系，我多用点钱买个官做，以后我姓钱的头更大啦。又有钱又有势，我死了以后，我儿子钱贵，非变成钱库不可！主意拿定，立即安排他儿子钱贵去京。为了沿路上伺候钱贵和担运行李书箱，在门口雇了个书童，事有凑巧，钱家门口外，经常有个小伙子在那儿掌鞋。这个年青的皮匠姓李叫李小二儿。钱大头走出门外，对李小二说：“你每天在门口掌鞋，一天有多少收入？”小二说：“我们用手艺换钱，谈不上收入。只是马杓上的苍蝇混饭，比不了您。”钱大头问：“怎么比不了我呀？”小二说：“因为我没有你那样大脑袋！”钱大头说：“既然你为混饭吃，就好办了。”小二问：“好办什么？”钱大头说：“明天你不要掌鞋啦，跟着我儿子，进京赴试，沿路上侍候他，代他挑着行李书箱，不但管吃住，到了北京还给你五两银子。你